

閨環苑說

陈汝衡

07.41
3

说苑珍闻

陈 汝 衡

上海古籍出版社

157

说苑珍闻

陈汝衡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民主与法制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125 字数 104,000

1981 年 12 月第 1 版 198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27,500

统一书号: 17186·22 定价: (七) 0.50 元

前 言

髫年就学，即喜小说家言。稍长，获读蒋瑞藻《小说考证》，心以为善也。继之问世者，有鲁迅之《小说旧闻抄》，不第搜罗完备，蒋氏书中小说、戏曲、弹词之不分，至是乃得一洗其芜杂。其后更有孔另境揉合蒋氏与鲁迅二书内容，并增益其所发现者，别成《中国小说史料》一书。其致力之勤，亦有目共赏矣。

舍下略有藏书，子部类笔记之属较夥。居平披览所及，见有关小说资料在上举三家以外者，则亦信笔录存，积久竟如束笋。抗战中，复旦大学赵景深教授主编《俗文学》周刊沪版，及大晚报《通俗文学》周刊，邀余撰稿，因源源寄之。当时标题曰：《说苑珍闻》。其曰“珍闻”者，不过敝帚自珍而已。

顾余书之不同于以上诸家者，亦有数端。诸家仅录资料，不及其他。余则在征引原文前后多系按语。此其一。平时阅读说部，偶有一得之见，亦时时随同资料并予申述。此其二。不经见之小说则除介绍其内容外，并抄录回目，以供参考。此其三。有关小说家之身世种种，则就研究所得，一并录存。此其四。资料中有与小说虽无直接关连，但仍有参考价值者，则列入本书《附录》中。此其五。

今兹整理旧稿，其在过去未及发表者，以及多年来续有所获者，均增益于本书中。旧稿系用文言，今自仍而不改。

其中少数原用白话在他处发表者，亦不得不易以文言。即在今日写此《前言》，为求得一律，自亦只得易以文言体矣。

原稿由先室潘韵梅女士代为抄存，此次理董成编，思之不禁泫然。

书中错误缺点必多。正其纰谬，是在热心读吾书者。

陈 汝 衡

一九七九年五月，在上海

目 录

前 言	1
女世说两种	1
游仙窟	6
莺莺传	10
水浒传	12
三国志演义	21
西游记	28
辽海丹忠录	31
剪灯丛话	35
石点头	39
虞初新志	41
说唐	43
聊斋志异	44
西游补	51
鸳鸯配	52
今古奇观	54
十二楼	58
儒林外史	60
萃忠录	70
扬州梦	72

醒世小说·····	75
忠孝勇烈奇女传·····	78
西湖佳话·····	81
小豆棚·····	82
品花宝鉴·····	85
青楼梦·····	86
海上花列传·····	90
雅观楼·····	92
官场现形记·····	93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98
老残游记·····	100
海上尘天影·····	105
孽海花·····	108
女聊斋·····	118
廿载繁华梦·····	120
海上繁华梦·····	122
带印奇冤郭公传·····	124
红楼梦·····	125
万花楼·····	128
百忍全书·····	131
燕山外史·····	134
茶花女遗事·····	136

附 录

(一)辍耕录考证·····	138
(二)快事摭录·····	144

女世说两种

自汉末以来，士习老庄，已开两晋清谈之风。迨晋元康以后，学士名流，以“玄虚宏放为夷达，儒术清俭为鄙吝”，于是出言务为玄远冷隽，行事则极纵情奇特。然此中之言行，有足启人深思，益人智慧者，世以见其风趣，此《世说新语》一书所以古今同嗜也。书为宋刘义庆所缀拾，经梁刘孝标之一注而两俱不朽。明人王世贞更删节何良俊《何氏语林》，并合《世说新语》为《世说新语补》一书，材料虽繁，然并不足增刘书之声价。

后世仿效《世说新语》为书者，实繁有徒，如《唐语林》、《续世说》、《何氏语林》之类，今俱传世。又有《女世说》者为清初李清所辑，书不多见，余无意中获一刊本，书凡四卷，又补遗一卷，题“昭阳李清映碧辑”，“霅溪钱时霁景开校”。李清于自序中述其作书缘起云：

《女世说》何为乎辑也？盖追述予伯维凝先生（讳长敷）言，故辑也。亡伯之言曰：予有“世说”癖，所惜贤媛一则，未饫人食指耳。行以《女世说》续，会不禄，志遂废。噫，独其言在耳！夫以廿餘龄陈言，而余独忤若闻声，为祖其志以成书何也？予幼倾乾荫，计半生中我顾我悔者，惟予伯耳。夫人生有两苦，母亡而不遇后母慈，与父亡而不遇伯与叔贤，均苦也。然为后母难，为无父之伯与叔亦难。吾抚前子与犹子而不及吾子，则

疑私。吾抚前子与犹子而仅及吾子，则疑强。吾抚前子与犹子，而反过吾子，则又疑矫。故为伯与叔之难也与后母等，……

予常读张齐贤传，谓仲兄昭度曾授齐贤经，及卒，表赠光禄寺函，予格于例，虽有伯弗敢请也。伯子予，而予不能父伯，则恨一。又读扈铎传，谓少育于伯，及伯亡，遗腹生一男，铎常自抱持，与同卧起，十年不少怠。予别于居，虽有弟，弗能亲也。伯子予，而予不能弟弟，则恨二。乃仅举曩者寥萧数言文次成书，以刊示海内，曰予厚伯。呜呼，薄哉！虽然，以予伯亡逾廿龄，诂止墓木已拱，而犹令为之犹子者慨想眷顾，奉遗言如新。作《史记》之子长已掩父笔，而辑《女世说》之予，终不忍没伯志何。问何以致此，吾愿为人犹子者思之，亦愿为人伯与叔者思之也。昭阳李清心水甫题。

序长不具录，在封建社会中犹子阐发伯叔之爱如此文者，殊不多觐。李清因其伯有辑《女世说》之言，而不果行，乃发愤成书，以竟其伯维凝先生之遗志，其用心良嘉矣。全书目录如次：

卷一：淑德，仁孝，能哲，节烈，儒雅。

卷二：隽才，毅勇，雅量，俊迈，高尚，识鉴。

卷三：通辩，规诲，颖慧，容声，艺巧，缘合，情深，企羨。

卷四：悼感，眷惜，宠嬖，尤悔，乖妒，蛊媚，侈佚，忿狷，纰谬，狡险，徵异，幽感。

大率刺取古今载籍中有关妇女掌故，分别门类，辑为一书。惟所采书名全未注出，是足惜耳。试录数则，以见一斑：

白氏妇于苏，二十而寡。尝于宅东北为祭室，画东坡、颖滨两先生像，图黄州龙川故事壁间，香火严洁，躬自洒扫。士大夫求瞻拜者，往往过其家奠之。（卷一儒雅条）

吕徽之隐仙，居万山中，耕渔自给。后有人乘雪霁物色之，惟草屋一间，忽米桶中有人，乃其妻也，因天寒故坐其中。问徽之何在，答曰：方捕鱼溪上。（卷二高尚条）

杜羔屡举不第，将至家，妻刘氏先寄诗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羔见诗赧不敢归。（卷三规诲条）

石氏有女嫁尤郎，情好甚笃。郎为商，远行不能阻，忆之病，临亡，叹曰：吾恨不能阻其行以致于此。后凡有商旅远行，吾死当作大风为天下妇人阻之。人呼石尤风。（卷四忿狷条）

近在《娟镜楼丛刻》中又发现《女世说》一种。《娟镜楼丛刻》者，嘉善张祖廉编印，书分甲乙丙丁四帙，由张氏以聚珍仿宋版印行，其间诗词散文笔记兼收并蓄。《女世说》在乙帙中，为仁和严蘅女士未完之作。书首有严蘅戚叶石礼纨女士小引云：

绛纱启宣文之讲，青绫骋道韞之谈，徒使遐迹玉音，难得慰予瑶想。呜呼，但茂词条，未黔竹素耳。昨读仁和严瑞卿夫人所辑《女世说》，既慰而复喟然。卷中林下高风，不栴雅范，咳唾珠玉，如闻其语，牵萝倚竹，如见其人矣。夫人当日脂奁粉盒之旁，不离砚匣笔床之具，偶尔晨书暝写，便能藻古鉴今。红烛词人，惟知双照比肩，眉餐夫秀色，不问三多负腹，皮孕乎阳秋。一旦镜里鸾飞，琴边鹤别，乃钿床今尘拂，旋苕篴兮冥

搜，一卷名言，获丛残之遗墨，千秋隽味，托著述于名山。词人既喜既痛，必永其传，属外子众香居士携示，云待刊付手民。令役任讎校，藉得薇盥回环，愿请香熏什袭。宣城低首，敢夸敬礼定文，谢女展眉，远胜微之营奠。同治乙丑谷雨节前三日，姻娣吴趋季蘋叶石礼紈校竟并引。

按：编者严瑞卿夫人当为清道咸间人，盖生前酷爱文艺，歿后其夫以其遗稿理董之，思有以传其妻也。此一《女世说》并不分卷，亦不以类相从，仅胪列若干才女故事，拉杂成编，书亦未完。然其中所辑者，颇多可喜之资料。如云：

孙荅玉荪意赋夕阳诗，得“流水杳然去，乱山相向愁”十字，为时绝唱。性酷爱猫，集古今事实，著《衔蝉小录》。

满洲完颜悦姑，辑古今闺阁琐事为一册，名《花塚丛谈》。

月上朱满娘，归安旧家女，厉徵君游苕溪得之。绘碧溪双桨图，一时名士皆有诗。性耽典籍，间工小诗，画亦清丽，年二十遽卒。题所画红梅云：“莫怪桃花偏薄命，多缘霜雪未能禁”，盖自写照也。

陆凤池爱读《离骚》，尝曰：余好《楚辞》，恐此生亦不得意，结缡六载而卒。工刺绣，病亟，语其婿曰：篋中博古图衫，一针一线，皆侬心血，幸善藏之。

纳兰公子成容若妻，佚其姓氏，歿后容若梦其淡妆素服，执手哽咽。临别曰：“衔恨愿为天上月，年年犹得向郎圆。”平生固未工诗，不知何以得此也。

书末有编者之夫陈元禄跋云：

右亡室严端卿孺人手纂，端卿弃我去之明年，得诸针线筐中，漫漶涂乙，仅而能识，时序先后，都无詮次，未竟本也。乙卯九月，坐月抱珍轩破两夕录之。孺人工绣，工小词，工音律，慈净华妙，未三十遽卒，闺友惻焉。为镌此书，以志爱缘。是月六日，红烛词人钱塘陈元禄泫然记。

游 仙 窟

《游仙窟》在唐传奇中为最长之作，文近骈俪，中国已久佚，惟日本有之。日本之物语，说者谓受其影响不小，盖日本才人视为必读之书也。清人杨守敬从黎庶昌使日，始著录于其《日本访书志》中。缪荃孙之《艺风藏书记》第八卷“小说”目内，有《游仙窟》一卷，为日本庆安五岁刊本。近岁坊间标点是书行世，购者称便。原书旧题宁州襄乐县尉张文成作。张文成即唐人张鷟，两唐书皆附张鷟传，为《朝野僉载》与《龙筋凤髓判》之作者，盖当时倜傥多才之奇士。《游仙窟》中叙其与仙女止宿，殊极迷离惝恍，恰合其人身分，此日本所以有传说，谓其与武则天后通情也。然余读《棠阴比事》“文成括书”与“张鷟搜鞍”二则，则又誉其为折狱之能吏，与《唐书》所称“性躁下，恣荡无检”者似不类。《棠阴比事》云：

唐张鷟为河阳尉，有吕元伪作仓督冯忱书，盗巢仓粟。忱不认，而元执之坚。张乃取元告牒，括两头，唯留一字。问是汝书？元曰非。去括即是元牒，先决五十。又括诈为冯忱书内二字以问之，乃曰是。及取括，即诈书也。元于是伏罪。

唐张鷟，字文成，为河阳县尉。有客驴缰断，并鞍失之。捕急，盗乃夜放驴出，而藏其鞍。尉遂令客勿秣驴，夜放之，驴寻向喂饲处去。乃令搜其家，于积草下

得之，人服其智。

此二则《棠阴比事》皆未注明其出处。

洪迈《容斋续笔》卷十二“龙筋凤髓判”条记张鷟云：

唐史称张鷟早慧绝伦，以文章瑞朝廷，属文下笔辄成，八应制举，皆甲科。今其书传于世者，《朝野僉载》、《龙筋凤髓判》也。《僉载》纪事皆琐尾摘裂，且多媒语。百判纯是当时文格，全类俳体，但知堆垛故事，而于蔽罪议法处不能深切，殆是无一篇可读，一联可味。如白乐天甲乙判，则读之愈多使人不厌，聊载数端于此（以下引白氏判文）。……若此之类，不背人情，合于法意，援经引史，比喻甚明，非青钱学士所能及也。元微之有百餘判，亦不能工，余襄公集中亦有判两卷，粲然可观。张鷟字文成，史云调露中登进士第、考功员外郎。竊味道见所对，称天下无双。按《登科记》乃上元二年，去调露尚六岁，是年进士四十五人，鷟名在二十九。既以为无双，而不列高第。神龙元年中才膺管乐科，于九人中为第五。景云二年中贤良方正科，于二十人中为第三。所谓制举八中甲科者，亦不然也。

洪氏似极扬白而抑张，谓白之甲乙判殊非青钱学士所企及。“青钱学士”者时人谓张子之文如青钱万选万中，故有是称。洪容斋去唐未远，其考证张鷟登科次第，当可徵信。又张著作之传世者，除《游仙窟》及上述《朝野僉载》、《龙筋凤髓判》外，余在清人海昌陈受笙所辑之《唐骈体文钞》中发现张鷟文五篇。陈氏原书系自《全唐文》、《文苑英华》、《唐文粹》诸书辑成。诸书卷帙浩繁，获读匪易，更不知在五篇以外尚有未录文若干。兹将五篇原题列之如下：

一、永安公主出降，有司奏礼钱，加长公主二十万，造第宅所费亦如之，群下有疑。

二、上林监杨嗣，告增置宫馆于上林中，御幸游戏田猎所诣，即上下犍咸宴。暂劳永逸，永久安稳。

三、山阳公主为子求内官，亲得侍卫。

四、鸿胪寺状称，默啜使入朝，宴设番客，沙苑监李秀供羊瘦小，边使咸怨，御史弹付法。

五、沧州弓高县实性寺释迦像碑。

张鷟骈文，世鲜注意及之。姑将其中较短之第一篇录出，借供研究小说作家者之参考。

金机札札，灵婺皎洁于云间；银汉亭亭，少女逶迟于巽位。故潇湘弟子，乘洞浦而扬波；巫峡仙妃，映高堂而散雨。公主秣华发彩，薜萼延祥。六珈玉步之辰，百两香飞之日。三公主婚，鵷鸾接羽。百枝灯烛，光沁水之田园；万转笙竽，杂平阳之歌舞。玲珑玉佩，振霞锦于仙衣。熠熠花冠，点星珠于宝胜。飞鸾镜匣，向满月以开轮，仙凤楼台，映浮云而写盖。弄珠分态，江姊为之含嚬；飞箭成婚，天公为之蹙笑。肃雍之制，盖异常伦；筑馆之规，特优恒典。小不加大，必上下和平；卑不凌尊，则亲疏顺序。先帝女之仪注，旧有章程；长公主之礼容，岂容逾越。

张鷟在当时极富文名，新罗、日本诸邻邦每遣使入朝，以重金购其文。右篇尚存六朝人小品风度，岂《唐书》所诋“浮艳少理致”云哉？以上所引张鷟杂文，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谭正璧《中国小说发达史》，及汪辟疆《唐人小说》中，均未述及之。

又洪迈《容斋四笔》卷十一“张鷟讥武后滥官”条云：

武后革命，滥授人官，故张鷟为谚以讥之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把推侍御史，腕脱校书郎。唐新旧史亦载其语，但泛言之。案天授二年二月以十道使所举人石艾县令王山辉等六十一人，并授拾遗补阙，怀州录事参军霍献可等二十四人并授侍御史，并州录事参军徐昕等二十四人授著作郎，内黄县尉崔宣道等二十三人授卫佐校书，凡百三十二人。同日而命试官，自此始也，其滥如此。《刘子元传》：武后诏九品以上陈得失，子元言君不虚授，臣不虚受，今群臣无功，遭遇辄迁，至都下有车载斗量，把推腕脱之谚，正为此设。然只是自外官便除此四职，非所谓辄迁，子元之言失之矣。

今按武后滥授人官，张文成且以幽默诗句讥刺之，其不满大周金轮皇帝之朝政，可以想见。日人平康赖《宝物集》所云：“则天皇后，高宗之后也。遇好色者张文成，得《游仙窟》之文。所谓‘可憎病鹊，夜半惊人’，即指当时之事也。”殊不足信。使张文成与武后果相互眷恋，未必肯作此俚诗。《游仙窟》传日本甚早，此类傅会之谈，或即系日人所渲染，未必闻自中土耳。又宋人赵与时《宾退录》卷五，有“唐张鷟自号浮休子”之语。今人汪辟疆《唐人小说》于《游仙窟》篇末所附考证，征引颇详，足资参考。

莺 莺 传

张生、莺莺之遇合，世之谈男女恋爱故事者喜称之。元稹一传，文极凄丽顽艳，每读至“张生辨色而兴，自疑曰：岂其梦耶？及明，靓妆在臂，香在衣，泪光荧荧然，犹莹于茵席而已”。辄为之神往，叹其言情状物之工为不可及。至张生为微之所自况，则昔人已多考订，似已为千古定论。然今人汪辟疆《唐人小说》《莺莺传》后按语，引宋人小说《野客丛书》第二十九卷，有：“唐有张君瑞遇崔氏女于蒲，崔小名莺莺，元稹与李绅语其事，作《莺莺歌》”云云。似张生之为君瑞，宋人已有记载，何得牵涉微之？尤奇者，微之传中并无张生名讳，王实甫《西厢记》中乃独及之，一若崔、张眷恋实有其事，并非微之自述其少年情场经历者。迨明成化间，《唐故荥阳郑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志铭》出土，学者论辩尤多。志中盛称夫人四德咸备，乃一辱于元微之《会真记》，再辱于王实甫、关汉卿《西厢记》，历久而志铭显出，为崔氏洗冰玉之耻，亦奇矣（引《旷园杂志》语）。是崔之归郑（郑恒），与莺莺之或未私奔，俱属可信。然而碑文有二。一碑云：“府君讳恒”；另一云：“府君讳遇。”是否好事者之作伪，尤属迷离倘恍，莫可究诘，而《莺莺传》中初无其夫之姓名，《西厢记》固有所本矣。余偶检华亭章有谟载《景船斋杂记》卷下载云：

张鲈渊跋荥阳郑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志铭